

三、求实态度

当王氏研究医学之时，正是金代诸名家学说由北而南，风靡一时，朱丹溪从此获得成功，葛应雷、葛可久亦掄扬于吴中，对王氏的影响很多。他能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

1. 如对刘完素以温暑作伤寒立论，而遗即病之伤寒，认为是不知仲景立法之意。并概以三阴寒证，视为杂病而外之，如云：“寒病固有，夫非汗病之谓也”，“身内有阴寒者，止为杂病，终莫能为汗病也”（《伤寒直格》）。殊不知“《素问》谓人伤于寒，则为病热者，言常而不言变也；仲景谓或热或寒而不一者，备常与变而弗遗也”。赞同他老师的主张，“仲景，法之祖也。后人虽移易无穷，终莫能越其矩度。由莫能越而观之，则其法其方，果可委废太半哉”！这是卓有所见的。

2. 又如对于中风，历考《内经》《金匱》《千金方》之所论，以之比观刘完素、李东垣、朱彦修三子之说，大异前人，但能作出公允的评价，认为，这里不存在孰是孰非的问题，皆不可偏废。“但三子是以相类中风之病，视为中风而立论，故使后人狐疑而不能决，殊不知因于风者，真中风也。因于火、因于气、因于湿者，类中风而非中风也。三子所论者，自是因火、因气、因湿而为暴病暴死之证，与风何相干？”从此，中风病有真中风与类中风之分，为学术上开拓了

境界，亦为临床上指出了一条辨证用药的路子。

3. 尚有中暑、中热问题，自从张洁古以动静分阴阳，李东垣又从而和之。中暑为阴证，主以大顺散，中热为阳证，主以苍术白虎汤，一直使人怀疑，混淆了暑病的概念。王氏指出：“暑热者，夏之令也。人或受伤而为病，名曰中暑，亦名曰中热，其实一也。”“彼避暑于深堂大厦，得头疼恶寒等证者，盖亦伤寒之类耳，不可以中暑名之。其所以烦心与肌肤火热者，非暑邪也，身中阳气受阴寒所遇而作也。既非暑邪，其可以中暑名乎？苟欲治之，则辛温轻扬之剂发散可也，若以大顺散治之，吾恐不能解，反增内烦矣”。至于中热，苍术白虎汤虽或宜用，然亦不能作为通行之药，“必须参之治暑诸方，随所见之证而用之，然后合理”。这样，不仅纠正了阴暑阳暑名称之杜撰，亦为治暑另辟蹊径。

综上所述，王履的学术思想，主要是尊经致用，学术成就，大都在经学方面。他在金元医学中，除了四大家外，又是一个重要人物，因此，读金元四大家书者，不可不读一读《医经溯洄集》，使对他们的成就，了解得更全面。当然，王履亦有可议之处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作了公允的评价，即其对于前人，少可而多否，迹嫌于傲，然能会通研究，洞见本源，于医道中实能贯彻源流，非漫为大言以夸世者。

中医中药治疗恶性肿瘤服药方法探讨

上海中医学院附属龙华医院

邱佳信 唐荣娣 左建平 高卫平 杨金坤

中医中药治疗恶性肿瘤疗效肯定，但目前服汤药大多按一日2次服用，其间隔时间一般为5~6小时。在临床实践中，我们发现汤药服法不同，常影响疗效，因此开展了这方面的实验研究工作。

一、研究方法及其结果

研究方法采用集落残存法，采用人体胃癌细胞株，选用党参、白术、茯苓、丹参、莪术、红藤、生牡蛎、夏枯草、玫瑰花、甘草组成的方剂，制成水煎液。

1. 总剂量相同、但不同接触次数的煎液对胃癌集落形成的影响：实验结果示，总量药物一次加入组与对照组（不加药物）无显著性差异（ $P>0.05$ ）；总量药物分二次、三次、六次加入组与对照组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（ $P<0.05$ ）；总量药物分四次加入组与对照组比较，有非常显著性差异（ $P<0.01$ ），且明显优于分二次加入组（ $P<0.05$ ）。

2. 不同浓度药液对胃癌细胞集落形成的影响，实验表明，随着药液浓度的增高，对胃癌细胞的杀伤力也随之提高，浓度达到500微克/毫升时，其细胞形成集落的能力仅为对照组的10%。

3. 同一浓度、不同接触时间的药液对集落形成的影响：实验提示，药液与癌细胞接触时间愈长，对集落形成能力的影响愈大。

二、建议

综合临床与实验观察结果，我们有以下三点建议：

1. 恶性肿瘤患者服用中药以一日4次为宜。
2. 经治疗后原发病灶消失，又无明确复发或转移者，仍可按惯例一日服药2次。
3. 有恶心、频繁呕吐的恶性肿瘤患者，服用中药次数可以适当增加，甚至可以采用少量多次方法。随呕吐减少，服药次数也相应减少，直至日服4次。